



旅順口的友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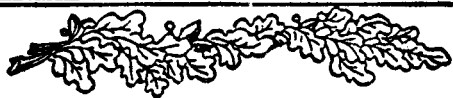
張 琳 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1

旅順口的友誼

張 琳 著



禁
刷
湖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7 •

十
一
月
二
日

旅順口的友誼

張 琳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号 1445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2 7/8 字數 55,000

1957年8月第1版

1957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2,000 定价(6) 0.24 元

目 次

中国人民將永远怀念着你們(代序)	1
我的老师	7
亲爱的媽媽	25
鄰居	47
遙远的礼物	67
后記	87

中国人民將永远怀念着你們(代序)

——記旅大人民欢送苏軍回国大会

五月八日，当一輪紅日露出海面，爬上东山，以幸福的光芒普照着大地的时候，旅大市十一万人，向斯大林广场集来。

被苏联專家培养起来的工业劳动模范們，閃耀着胸前的獎章来了；在风險的海上被苏軍救活的漁民們，帶着感激的热泪来了；分到給日本鬼子霸去的土地的农民，揣着珍貴的礼物来了；和苏軍家屬交往亲密的老大娘們，手擎着傳家之宝来了；由于苏軍的解放，生下来就不再受苦的紅領巾們，舞着唱着来了；学习着苏联先进經驗的学生們，年輕的姑娘們，捧着美丽的鮮花来了；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軍，帶着坚决完成守卫旅順口地区的光荣誓言来了。

今天，我們的恩人、朋友、大哥和老师——亲爱的苏軍就要和我們分別了！

十年前，他們用鮮血和生命解放了我們，十年来，他們和我們共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，幫助我們建設起美好的生活；十年来，不管白天和黑夜，他們从不懈怠的紧守在自己的崗位上，他們象对自己祖国一样的忠誠，守卫着旅順口。在这不算短的十年里，我們兩大民族的友誼比旅順口的海水还要深，还

要广；比老鉄山还要高，还要厚。

如今，旅順口銅牆鉄壁般的建設起来了，中国人民解放軍所向无敵的壯大起来了，苏軍老大哥把它交給了我們，撤返祖国。

今天，有誰能說出我們这由心底发出的敬愛、感激和怀念的深情！苏軍烈士塔前，大会場上，由翻滾的紅旗，春天的鮮花，节日的盛裝，激动的笑臉汇集成了一片海洋。

乐声奏起了，苏軍整队走进会場。一把把嬌艳的鮮花，一片片五彩繽紛的紙花，噴泉般地飞到他們的怀里、臉上、帽上和身上。

“感謝——苏軍！”

“苏軍——万岁！”

單純的字句代表了千言万語难以叙述的感情。

我們用不着去問哪个水兵，曾在狂风巨浪的海上救了我們的漁民；也用不着去問哪个战士，曾牽着战馬在中国土地上拖着木犁为农民耕过地；哪个軍医，无代价的治好了中国老大爷的几十年的老病；哪个軍官，曾把宝貴的鮮血輸到中国孩子的身上；用不着去問，哪一个是以高度自我牺牲精神，搶救了中国工地上的空气压缩机的苏联士兵；也用不着去問誰是以高度国际主义精神，帮助貧穷的中国少年学会技术的士兵……。

因为苏軍的名字，从来都是和国际主义精神、高尚的品質、真誠的友誼联在一起的。

人群里站着—一个年輕小伙子，他的胸前挂着先进工作者

的獎章。他仰視着高聳雲端的蘇軍烈士塔，仿佛浸沉在回憶里。

他的名字叫王華林，今年二十三歲。解放那年，他正在日本工廠附近揀煤渣，“八·二二”街上來了蘇軍，在工廠里給他找到工作。十年來，由於蘇聯專家的培養和幫助，他成為一個出色的技術工人。今天，他親自來歡送這些給了他新生命、新生活和榮譽的蘇聯恩人和朋友，他的心情是難以形容的。他用一雙由於激動而顫抖的手摘下胸前的獎章，掛在一位蘇軍戰士胸前，他說：“沒有你們解放了我，別說獎章，連飯也吃不飽的。”同時他也知道，有一些應該戴獎章的蘇軍戰士的胸膛，在為解放中國東北的戰爭中，堵住了日本法西斯的炮眼……。

熱烈的歡呼和雷動的掌聲不能表達人們對蘇軍的感激，這時候，人們一齊湧向蘇軍。

天真活潑的少先隊員們，撲到蘇軍叔叔的懷里，熱烈的親吻着，解下紅領巾給叔叔帶上。十歲的少先隊員劉小明被蘇軍軍官高高抱起。她知道，曾經加在她父母頭上的鎖鏈被蘇軍叔叔們打碎了，她一生下來那天，世界就光明透亮了。她張着小嘴和小伙伴們一起給蘇軍叔叔唱着贊歌：

蘇聯老大哥
對咱們幫助多
打垮了日本鬼
解放了咱東北
科學發達技術好

帮助咱来建设……

会场里，一个苏联水兵用中国话唱起了“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”，他并不会说中国话，这支歌是他跟中国朋友用拼音学会的，经过几次矫正，这才开始唱起来。这首歌，深受大伙的欢迎，一再被招呼：“再来一个！”

歌唱也难以表达人们的心情，于是会场上开辟了数十个舞场。工学院的两个女学生，为苏军跳着“欢欣舞”，那轻盈的姿态和那优美的步伐受到了苏军战士的赞美。一个军官走出来了，伸腿，抡胳膊跳起了俄罗斯民间舞，马上一个中国青年迎了上去，两人狂欢对舞起来，周围响起了一片愉快的尖叫声。终于，舞蹈也不足以表达这种越来越热烈的友谊了，许多苏军官兵和中国青年被抛向空中，越抛越高……一时会场沸腾了，人的海洋沸腾了，人的心沸腾了，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沸腾了。

烈士塔的主席台上，旅大市委書記郭述申、旅大市長宋黎、和解放軍駐旅順口地区部队代表，向苏军贈送兩面錦旗，苏军代表向旅大人民贈送一面錦旗，还向解放軍駐旅順口地区部队贈送一座精致的大炮模型。这时候会场上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。

临别紀念的礼品，象征着朋友的心情，凝結着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心意。人们拿出了准备多日的礼物递到苏军手里。有的拿来自己在工作中得到的獎品，有的送来了亲手做的刺繡。

住在万丰街的刘玉荣老大娘，四十多年没动针线绣花了，这次为了欢送苏军回国，她又绣了一对枕头。人群中，有一位白胡子的老大爷，把一个漂亮的笔记本交给了苏军战士瓦良卡，然后又掏出一支钢笔，在这支笔上，老大爷亲手雕刻了一幅松鹤图，还有“中苏友谊万古长青”八个小字。他说：“孩子，收下这个礼物吧，你要写字，就会想起在旅顺口有个热爱你们的老大爷。”

这位老大爷名叫王贤贵，今年七十岁了，是水师营人。在一生中，他经历了旅顺口多次的变迁，他看清了，只有苏联，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。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要赶来把礼物亲手交给苏军。

这时候，人群里出现了一个农村妇女，她的名子叫刘素秋，她带着自己七岁的儿子到处寻找苏军战士彼得洛夫，可是整整找了半小时了也没找着。最后，她象是恍然大悟似的抓住了一位年青士兵的手，把自己儿子几天前照的照片交给他，说：“两年前，这孩子掉到河里，差点淹死，幸亏彼得洛夫把他救活了，俺全家也忘不了他的恩情。他也象你这么魁梧，我找不着他交给你也一样。”

一位叫做王喜凤的姑娘，把小时候佩戴过的香荷包送给了苏军少校，少校回赠她一支钢笔，他握着她的手说：“我回国后，你就拿这支笔给我写信吧！”

联欢结束的时候，队伍要到主席台前受检阅。人们哪里肯舍，寸步难离地跟随在苏军队伍的后面，有的年轻人，干脆把苏军战士抬起来，走过主席台。

当手里、怀里都拿满了礼物的苏军檢閱完毕，退出会场的时候，人們中間又响起了簡短的欢呼：

“再見——苏軍！”

“欢送——苏軍！”

苏軍战士們把帽子摘下来在空中搖摆着，嘴里发出：

“再見吧，中国同志們！”

“再見吧，媽媽們！”

“再見吧，姑娘們！”

人們向他們摆手致意，眼睛不停的盯着那漸漸走远的队伍，好象这样就能把他們的形象永远印在心中。

苏軍走远了。人們禁不住地想：十年前我們欢迎了你，十年后我們欢送了你，不管欢迎或欢送，都說明你是中国人民最可靠、最忠实的朋友；不管欢迎或欢送，我們的心都是联結在一起的。我們的恩人，朋友，大哥和老师——亲爱的苏軍，再見吧。我們子子孙孙，千世万代，將永远怀念着你們！

1955年5月

我的老师

1

我的老师！——当我向别人讲起去年秋天回国的苏联专家时，我总愿意加上这个称呼。虽然我一没跟他当过学徒，二没跟他上过课；可是我敢说，他教给我的，比我十几年任何一个直接教过我的老师更多，更有用。

我的老师是一个冶金工程师，名字叫安德烈夫，刚到我们厂子的那一年，他刚好四十岁。那时候，我还在总厂冶金科工作。

他跟我们初见面的时候，讲话挺兴奋，我的俄文虽然不怎么好，也听得出，他那铜钟般的声音里，充满着对中国人民的热爱。他说：

“中国人民是勤劳、勇敢的人民，只有帝国主义专家才把他们看得一钱不值。万里长城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，北京城的下水道是明朝修造的，可是直到现在仍然好用，按历史来说，全世界也属第一……可是美国专家却说非毁掉另换一套不可！……”

他的话越讲越激动，一只手不断有力地挥动着。

他对新中国的热爱，是跟每一个来我国的苏联专家相同的，但使我们惊讶的是，他刚到中国不久，就知道了连我们都不知道的事情。因此大家都聚精会神听他讲话。忽然我发现他那只不住挥动的左手，缺了三个指头。我正奇怪，又见他身前有三颗奖牌发着亮光，我明白了，他一定是在卫国战争中，光荣受的伤。

我的猜想果然不错。他在讲话中提到，他战前是列宁格勒的工程师，战争中是个军官，战争夺去他一个儿子。在一次战斗中，德寇的炮弹削去了他三个手指头。

他的性格很爽直，常常说一句话叫你下不了台，可是当你仔细琢磨琢磨可也挺对，虽然脸上发热，心里却并不憋屈，常了，甚至倒觉得挺痛快呢。

有一次，翻砂厂用苏联花盆式水口实验倒一种零件。忽然我接到翻砂厂打来电话，说是这种水口不好使，光冒箱，倒了五个坏了四个。我本来想去看看，可是又怕一去一晌就什么都不能干了，就跑到安德烈夫那儿说：

“专家，花盆式水口实验结果不好。”

安德烈夫一听，停了一会，然后站起来沉着地说：

“王，看看去！”

去一检查，满不是那么回事。原来工友们新干这种活不摸底，以为疤疤瘤瘤一准是坏了。安德烈夫并没说工友什么，反而鼓励说：“哈拉少！① 哈拉少！”让他们继续干活。可是一

① 俄语：谢谢。

路上对我却没客气，他說：

“研究工作不能光在屋子里做，應該到現場去看看。認真的考查完了再做結論。明白？”

后一句話是他通常和中国同志講話時必用的。

我知道我錯了，只好回答說：

“明白！”

他又說：

“一个技術人員，要做到‘肚子餓，腳底暖’才行。你的明白？”

“肚子餓，腳底暖”是什么意思？这一回我可有点……又一想，大概是艰苦勤快的意思吧。

他見我直发楞，就問：

“不明白？”

“哦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”

打这以后，我的确改正了我的高高在上的工作作风。

安德烈夫是一个精力旺盛、从不知疲倦的人，常常白天在工厂工作，晚上回去还要設計圖紙，找参考書。当时，我还不能真正了解苏联人在中国的心情和态度。我心想：“人家真够苦了，万里迢迢，远离祖国，經濟生活不如列宁格勒好，連个文化娱乐也沒有。象安德烈夫这样的人，在苏联，起碼还不每星期看一次戏呀，可是到中国，別說每星期，三个月看一次就算不錯了。到中国做客真不容易……”

这样想着，就好象自己成了主人，安德烈夫真成了客人似的，越发觉得对人家不起。有一次，安德烈夫接到在大学讀書

的女儿的来信，他注視了半天女儿的象片說：

“亲爱的女儿，我多么想念你呀！”

“安德烈夫同志，你們太辛苦了！”我不覺脫口而出。

他見我这么說，笑了，說：

“王，你不理解我。”

現在想来，我当时是不够理解他的。但，我还不是永久不理解他。不过那是我調到鑄鋼厂以后的事。

2

我到鑄鋼厂不久，鑄鋼的任务就一天比一天增加了，赶到了秋天，全厂工人拚上命也只能完成計劃的一半。这样一来，别的厂子也都急了，本来嘛，我們制造不出鑄鋼零件，别的分厂还不得停工待料？問題越来越严重。有的分厂甚至想敲鑼打鼓来“鼓励”我們。可是我們不急么？敢說打几个加班也沒意見，可是問題不在这里，問題出在干燥窑上。

自打建厂那天起，就兩口干燥窑，生产发展了是那兩口，任务加重了还是那兩口。我計算了一下，如今的任务要比干燥窑的实际能力多三倍，过年一定会更多。怎么办？我是个工程师，得拿主意。

我思慮了好几天，什么办法都試到了，也沒弄出个头緒。最后只好請求总厂增建六个干燥窑。总厂把這個問題交給了專家安德烈夫处理，于是我就去找他。一見面，他笑咪咪的向我說：

“你們要增加干燥窑，是么？”

“是啊！”我說。

“增加几个？”

“六个。”說完这句，我还想解釋一下这是最少的数目，……可是他那里发言了：

“一个也不批！”

我有点楞了，問：

“沒有錢？”

“不完全是。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我不覺站起来了。

“坐坐，別着急嘛！”他看着我的臉，笑了笑，“我問你，要是来年生产任务再增加了呢？”

“过年再說过年的唄，眼前火燒眉毛要緊呀。”我撓撓头这样說。

安德烈夫有些火了：

“不对！‘得过且过’是寒雀的想法，而不是工程师的想法，工程师應該比寒雀看得远些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我知道我的想法不对头，“要么等来年再增加几个窑……”

“好。那么再过一年呢？要知道国家的生产任务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。”

“再修几个。”我不得已这样說。

“再过一年呢？”

我紅着臉不好意思答复。他却替我答上了：

“过一年再修几个，过一年再修几个……行啦，等社会主义完成的时候，咱们工厂净剩干燥窑啦！”

他幽默的说完，笑起来了，我也只好跟着笑。他大约晓得我有点受不住了吧，恢复起平常的面容，说：“我不同意修干燥窑的原因，第一，干燥窑一天半天修不成；第二，要耗费国家大量的资金，你知道新中国的资金是来之不易的，不到势不得已，不应该轻易花掉；第三，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”

专家的道理说的对。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想起他刚才讲的“到社会主义完成时，工厂净剩干燥窑”这句话，就问他道：

“那么在苏联这个问题是怎样解决的呢？”

专家脸上露出笑意，说：

“苏联干脆不用干燥窑！”

“难道用潮模？”我想起在一本论述苏联铸造工业的书曾经提到过它。

“对，就是潮模！”专家乐了，我看见他那深陷的眼睛里闪着愉快的亮光。他拍着我的肩膀说：

“王，你真聪明！”

我一听也乐了，要是真的能使用潮模，不单任务能完成，还可以给国家节约大量的资金呢。但是潮模怎么个干法？连听说也没听说呀，我说：

“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呀！”

“不要紧，我帮助你！”安德烈夫说着，一把握住了我的手，真是有力的手呵！我不由得说了声：“好！只要有你，我就

敢干！”

說着我就要走，他把我叫住說：

“晚上到我家，我給你書看。”

“好！”我答應了一聲就跑下大樓。

回到廠子，我把這事告訴了廠長，廠長一听是專家的意見，就支持我研究。雖然有的人表示懷疑和反對，特別是那些老技術工人，他們紛紛議論道：

“我干了三十多年翻砂，還沒聽說有潮模呢？”

“潮模里淨是氣，加鋼水一烤，還不都沁鋼里去啦！要沒氣眼我生吃了它！”

不過，除此而外沒有別的路，因此也只好捏着鼻子同意試驗看看。為了這，領導還召開一次大會，會上提出“學好潮模鑄造，完成全年計劃”的口號。

第二天，廠里正式下命令，以連接器為主的鋼件，一律用潮模。

不知好壞怎樣？我的心除了在畢業考試之外，從來沒這麼跳過。

3

這一天，我一早就來了。眼瞅着先進小組劉先煥小組的工人制做砂型。老工人一邊干活一邊問我：

“能行么？”

我說：